

數位時代的文化哲學批判

歐崇敬

摘要

知識份子的差異化現象，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不是由唐詩轉成宋詞如此簡單的變化，而是徹徹底底的存在介面上的不同，如今，所謂世界的主流論述，竟然是數位文化的產品發言地位，與生產趨勢主流，或者是商品設計與時尚趨勢的引領之主流論述，所謂的大師級人物，不用說是人文科學，就如在八〇年代盛極一時的管理學大師們也已經黯然失色。理由很簡單，在二十世紀裡面，被各國大量生產的管理學理論都已數位化，任何一個會使用搜尋引擎的高中生或大學生，都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擁有大量的一流管理學知識，那麼，大師的位置就只在檔案中被保留為一家之言，或者是撰寫者之一的角色。

關鍵字：數位、文化、哲學、後現代、差異



Cultural philosophy of the digital age Criticism

The Culture Philosophy Critical of Digital Age

Chung-Ching Ou

Abstract:

At the 21st century, the difference phenomenon of intellectual is already not for only changing the Tang into Song that simple, it is completely the different interface, now,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the world unexpectedly are the position statement of digital culture products and the mainstream of production trends or the lead discussion of product design and the trends of fashion. The alleged of master, even Humanities, the Management masters are all eclipsed in Eighties. The reason is simpl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Management theory are all been digital by the mass production of every country, an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r college students which was using the Searching Engine could got lot of knowledge of Management in only several hours, so, the seat of master could only be seen in the file, and keep it to be the theory or the one of the author.

**Key Word :Digital 、 Culture 、 Philosophy 、 Post-Modern 、
Difference**



壹、 算盤與會計的一葉知秋

算盤，長期的標示著古代中國數學與計算體系的高度智慧，不過這個高度智慧的終結；大約在一九七〇年後現代興起之際就悄悄的到來了。

換言之，算盤某種程度上代表華人的東方智慧與文化層次或程度，達二千多年之久，這個意思是，由算盤或者是珠算，所代表的知識份子專長與典範¹，悄悄的支撐了華人知識份子階層與文化階層達二千多年之久，即使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九〇年之間，華人世界的銀行興起，也都需要高能力的算盤運作高手。

這裡還包括各大公司行號的會計人員，乃至於各大保險金融相關企業，甚至是政府部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主計單位，各個地方的稅捐單位，無不需要算盤或者是心算的高手。

有了這一樣技藝，就為知識份子支撐了一條壯碩的龍柱，當然也就是保住了知識社群的一大片飯碗和生活世界。

然而，大約到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五年之際，電腦的運算速度大幅加快，各個相關的財經單位，招考知識份子的項目裡，已經刪除了以珠算或心算為基礎能力的條件。

就連會計師事務所，在二十一世紀起，也很難見到算盤的蹤跡了。七〇年代華人世界的小學生，幾乎全校性的鍛鍊珠算和心

¹見孔恩，王道選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1993。典範為其中的核心概念。



算，那種一盤在手，波瀾壯闊的局面不復存在，理由是：計算介面數位化了，再也不會有人問電腦快還是算盤快，也不再有人問電腦快還是心算快，在計算的世界裡，文化的典範，被徹底的扭轉了，成為數位文化符號。

在他的背後真正的透顯另外一個意義是長期的依靠此項技藝而生存的知識份子社群瓦解了，如果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主要的內容是計算的話，那麼他們就必須要熟悉電腦的數字鍵盤，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是一個訓練有素於計算軟體的高手。

換言之，這一類型的知識份子完全成為數位文化的附屬社群，我們幾乎已經很難在保險業、會計業、金融業、精算師、甚至人事部門乃至於是一個小公司的會計人員身上看到他們不以電腦為主要的工具；那麼，也就是有一大群的知識份子，已經完全向資訊產業歸隊，成為知識數位社群的一個附屬或者是連結隊伍了。

這樣的風尚，並不只在算盤這樣的案例上可以看到文化現象的轉變，二十一世紀開始，整個華人世界的會計人員，大到會計事務所小到小行號的會計小姐都已經進入使用會計軟體的時代。

於是，初中階的會計實務，原本隸屬於知識份子的文化產業的一支，在數月之間，也因為會計軟體的便利性，硬生被摧毀了，其知識社群的生存立基點。



如今大多的會計人員，不再需要是會計系的畢業生，而僅僅只需要高職畢業，資料處理科，十八歲，薪資低廉的基層人員即可從事，一般中小企業的會計職務。

這當然也使得大專院校裡面，會計系學生大量流失，進而使得大多數的私立大學將會計系關閉，也迫使私立大學的會計系教授，轉到別的科系，或轉行發展。我們不妨將算盤與會計系的知識社群崩解，看成是數位文化的一種新時代文化社群的差異發展，算盤與會計系只不過是這個差異發展的一葉知秋現象而已。

同樣的，當二十四史數位化之後，我們便不再需求或者羨慕有人能對二十四史倒背如流，因為數位化後的二十四史可以用任何方式檢索，也可以用任何形式貫穿在各個朝代的歷史之間，為我們系列的展開相關資料的排列。

以此可知，各個資料庫和各個歷史檔案的整理，貫穿在古今中外，幾乎無所不在的文字典籍都已經被收納到其中，就連日日播放的電視頻道影像，也都以數位化的被典藏。那麼，以精熟文字檔案和聲音檔案、影像檔案為知識教授的文化社群，當然無法在以此維生。

是故，這樣的社群當然在各個層次上，逐步的土崩瓦解，或者說人才的需求量大大銳減，這就何以在二〇〇五年之後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在大學科系中的單位大量萎縮，而轉成生活應用的學門，例如：美容造型、觀光餐飲、休閒運動、生物技術、視覺傳達、商品設計等等。



以基礎學科為志業的學者，尚還在緬懷著韋伯²(Max Weber, A.D 1864-1920)全集的翻譯，或者是康德³(Immanuel Kant, A.D 1724-1804)、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A.D 1770-1831)全集的翻譯，乃至於各種心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等基礎學門的大師全集翻譯之際，社會就已經轉型進入另一種差異型態的數位文化時代了。

如此一來，我們已經可以知道，知識份子的差異化現象，到了二十一世紀，已經不是由唐詩轉成宋詞如此簡單的變化，而是徹徹底底的存在介面上的不同，如今，所謂世界的主流論述，竟然是數位文化的產品發言地位，與生產趨勢主流，或者是商品設計與時尚趨勢的引領之主流論述，所謂的大師級人物，不用說是人文科學，就如在八〇年代盛極一時的管理學大師們也已經黯然失色。

理由很簡單，在二十世紀裡面，被各國大量生產的管理學理論都已數位化，任何一個會使用搜尋引擎的高中生或大學生，都可以在幾小時之內擁有大量的一流管理學知識，那麼，大師的位置就只在檔案中被保留為一家之言，或者是撰寫者之一的角色。

同樣的，人們過去認為極具原創性和神秘性的音樂學門也早就面對了這樣的問題，不管是 Foxy 或者是中國的百度音樂網，都有永遠聆聽不完和蒐集不完的歌曲，被公開的陳列在其上。

² 韋伯中文版全集，由台北遠流出版社出版。康樂主編。

³ 康德中文版全集，由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李秋零主編。



在歌唱的世界裡，除了偶像明星的演唱會以外，音樂的原創者，也已經退出可以以其專業專長做為飯碗的知識社群成員，那麼，從算盤到會計、從一切人文科學的基礎學科、從音樂到所有的影片，都成為可以輕易取得的檔案資料，我們已經可以很簡單的推論，在這其中，過去有多少是知識份子賴以生存的內容與技術，如今都已經成秋天落葉後，化入土地泥中的養分，而這個土地正是數位網路，而化在泥中的養分，正是所有的檔案之數位化內容。

如果再讓軟體更精進一些，乃會發現許多公司行號，將會計人員已改為會計軟體使用者在未來，此已由原本知識份子的角色所轉為的技術人員，或者只是轉成為一個簡單的最低工資的基層人員，亦即被電腦新興的軟體所取代。

網路既方便了所有的人取得知識成為知識人，卻也摧毀了原有的大多數知識社群，我們在過去所定義的知識份子社群所屬的工作大量減低了，如果不把資訊業者上中下游和周邊產業的人看做是知識份子社群的話，則幾乎要說，知識社群的存在，已如風中殘燭。

因為我們知道，大學的教師將因此減半，公司行號除了研發人員以外，只需要作業人員、銷售人員、和極少數的管理階層。記者的數量早在九〇年代就大量的裁減，相對於極盛時期，已經不到五分之一，同樣出版社的編輯，也因為人人皆會打字排版而大量的縮減為三分之一以下，因為再進入資訊化的國家裡，凡使



用電腦者都是知識人的一部份，那麼專屬的知識社群，當然也就缺乏存在的立基點了。

如今甚至可發現歷史意象：不管在歷史古典文學，或是著名的歷史事件，都形成現代廣告的一個消費環節，甚至成為線上遊戲的劇碼之一，乃至是旅遊手冊上的一個景點。

這也就是說，過去歷史學上的經典地位，或者是文化史上、藝術史上的經典地位，全人類被吞噬在消費體系之中，更嚴重的問題是，當消費體系大量的電子商務化之後，包括 eBay，yahoo 拍賣，露天拍賣，PChome 等等，使得經典的人物、事件、品項都成了數位文化上的一個符碼而已。

閱聽大眾開始只從面版上消費著這一切的歷史文化和名家作品，人們開始不在乎誰具有經典價值和歷史地位，於是經典學門的地位確實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誰能夠應付速度不斷加快的潮流與時尚，並且誰能夠不斷生產刺激市場的差異文化商品。

所以，算盤與會計系的一葉知秋提供給了我們一個瞭解數位時代網路哲學的觀察入口點，這個入口點，也通向去觀察社會結構中知識份子社群的嚴重萎縮甚至蕩然無存，所剩下的，只有少部分必須保留的教授、老師、記者、藝術作品生產者、醫生、律師、編輯、會計師、精算師、設計師、建築師的席次而已。



貳、軟體共和國與人的介面式存在

世界有多少種軟體，沒有人有絕對的答案，不過在可知的資料上大約超過五千萬種；那麼人間還可以再創造出多少種軟體，也許是五千萬的兩倍或者更多！

換言之，數位與資訊的時代，至少對於人類文明來說，還會有五十年以上的發展光景，軟體的各種發明，延伸了人的存在的向度，也解構了過去舊有的人類存在向度，甚至，某種程度上也改變了其他動植物的存在向度。

如果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A.D 1889-1796)說：「Being in the world」⁴，則我們可以說：「Being in the software」

人類因為各種專業和技術需求的軟體之發明創造，而有了新的處理介面，在各種行業和分工的領域裡，在電腦的發明之後，軟體就不斷的推陳出新而成為一種新的人類存在介面，最常見的是 windows 作為作業系統的一種存在介面、word 作為一種應用程式的存在介面、google 作為一種搜尋引擎的存在介面、facebook 作為一種數位社群交流的存在介面、Plunk 作為一種數位情緒參與的存在介面、MSN 作為一種即時通訊的存在介面、outlook 作為一種訊息傳遞的存在介面、iPad 作為一種閱讀視聽的多功能存在介面、iPod 作為一種影音存在介面、iPhone 作為通訊、聯繫、娛樂等與多功能存在介面。

⁴ 見海德格，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1993。



不勝枚舉的介面存在在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數十億人口的世界中，人類的確被軟體與介面環繞，人們所在的世界也的確被軟體與介面改造了，人類所生產的文化，也被無所不在的軟體與介面全方位的滲透了，人們幾乎找不出任何一種文化，不在搜尋引擎或者軟體介面之中。

所以，一種在後現代之後的軟體與介面之文化哲學和文化批判當然是必要的。

首先，必須承認，人類已經沒有能力迴避軟體與介面而存在，所能做的是選擇軟體與選擇介面而存在。

當電視、電腦、音響、甚至屋內的各種電器系統都整合為一之際，當手機、導航器、筆記型電腦、信用卡、通行證、及個人ID都整合為一的時候，我們更被某些必然存在的介面侵入了。

所以，人是軟體的人，是介面的人，人已經不是以往的人。也不再是新石器時代的人，不再是農業時代的人，不再是陶器時代的人，不再是青銅器時代的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A.D 1930-2004)透過書寫展現差異⁵，然而，在數位的世代裡，書寫消逝了，德希達的差異理論不再充分，我們必須要回到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é Deleuze, A.D 1925-1995)的《差異與重複》⁶中，以及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A.D 1929-2007)的《擬仿與擬仿

⁵ 見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Alan Bass.: pb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78).

⁶ 見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 Continuum, 1994. (1968)



物》⁷，去尋找差異可以有效在數位世界中穿透重複而產生創造力的身影。

這個意思是，人依然可以在數位與軟體介面的世界裡展現無限的差異於重複的世界之中，並且保持原創與創造力的精神。

只是，介面不再是詩詞曲賦，不再是筆墨硯紙，不再是琴棋書畫，在軟體與數位介面之中的存在沒有了《未央歌》⁸，也不再需要說「人不痴狂枉少年」，但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介面之中，忽而老成，忽而年輕，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介面中具有千般身影、萬種身份。

那麼，在新的軟體與介面存在樣態裡的文化世界中，逝去的以往文化面向已不可追回，而鋪天蓋地而來的軟體介面，卻也無法抵擋。

我們應該關心的是，在幾千萬種軟體中，人們一生所應該學習的有多少、一生可以使用的又有多少，而這一切的軟體與介面所呈現的文化現象，又應該如何被定位；進而，透過一切軟體與介面存在的世界文化現象，又將如何的持續在未來的世界中發展進行著呢？

這一些發展，將如何的影響著當今與未來的人類行為，也將如何的影響當今與未來的人類大腦及身體和群我的關係呢？

⁷ 見布希亞，《擬仿與擬仿物》，台北，聯經，2001版。

⁸ 見鹿橋著，《未央歌》，台北，商務，1980版。



毫無疑問，這確實是令人關切，而且是具有切身性的一連串問題。

一切的人文社會科學及藝術，都只成為介面世界的一種檔案式的存在，在每一個使用者手上可以自由的調閱、切割、重組而產生差異的創造！

正因為如此，專事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藝術的專業知識份子的工作環境，幾乎要在地球上接近消失殆盡。

於是你會看到，分析師型態的知識份子尚可在這種全球化泛資訊化泛數位化的時代大量存在，在這裡所指的分析師並不是狹義的股票證券分析師，而是包含所有的財富分析、景氣循環、經濟體系、企業管理、生態環境、精神諮商、空間規劃、城市發展、公共政策等。

在分析師以外所接近的類型，也就是評論者或者批判者的角色了。在全球化的消費時代裡，每一個領域的分析師與評論者在各個國家中都可以說名額有限，而超過名額的其他人才，就只能在數位的介面上，發表己見，或者建立部落格、或者建立網站，略表心意。

更廣義的軟體介面，還應該包含線上遊戲、虛擬實境、醫療訊息分析介面等等。於是關於遊戲和運動的世界，乃至旅遊參訪，與醫療身體的世界，都大幅的被軟體介面包圍了，如此一來，新世紀的人類，所要創造的文化內涵，再也不能置身於軟體



與介面之外。我們所在的國度，是一個「軟體共和國」，我們所存在的世界，是一個「介面式的世界」。

這個軟體共和國，會帶領著人類和萬物，坐上太空梭或者飛碟，航向太陽系以外的星球。這個軟體與介面的存在方式，會使得我們的一言一行，從祖宗牌位上轉到電腦介面上去，成為可以和後代子孫互動交流的永恆記憶。

所以，我們會產生一個新的網路家族系譜學，也會產生一個新的數位介面會經學，當然，網路共和國的世界裡，也會有他自己的「流行體系」，以及「物體系」。

於是，我們開始需要為網路共和國的世界，尋找其中的正義和《正義論》⁹，當然，我們也應該為網路共和國去書寫他的《自由的憲章》¹⁰，同時，我們也應該在網路共和國中《追尋美德》，我們這裡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在網路共和國的世界裡，有效的吸收新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解構主義、差異哲學等各派別的思想內涵，而發展一個屬於軟體與介面的新文化活動。

接著要問，在過去兩千多年裡，所長期討論的人類理性、意志、理解、直觀、感性、判斷力、意識、潛意識與軟體共和國中的介面式存在，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⁹ 此指類似於洛爾斯《正義論》的著作，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8版。

¹⁰ 此指類似於海耶克，見楊玉生等譯，《自由憲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



首先，我們的確擴大了理性的使用範圍，因為軟體的數千萬種，甚至未來的上億種構成，是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以個別的理性能力而去建構的？

其次，在感性的範圍內，軟體共和國的世界，也帶領我們走向過去從來沒有可能體驗的世界之中，例如數位音樂與虛擬實境。

不過，在直觀與意志的使用上，就可能有了反效果，因為軟體共和國的世界裡，所大量使用的是意識與理解力的區塊，凡是人類本能性的能力，應該與地球及大自然環境或人際互動才能彰顯或者鍛鍊的能力，就會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出人類社會為了保持意志的強盛，直覺的敏銳，甚至於潛意識的開發，而設法在軟體共和國之外建構許多需要關掉手機、關掉電腦的體驗營或者是訓練所，乃至鍛鍊課程。

於是，軟體共和國世代的英雄和先知，所呈現出來的樣貌，也就不同於以往。

這個時代的英雄與先知必定得穿越軟體和介面做出多次元的整合，所以我們在這裡敘述一種新的智慧時代菁英，也就是能夠穿越網路共和國穿越介面式存在的先知。

這樣的人，才是二十一世紀所期待的知識菁英和新知識人，他們將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少數社群，如同舊時代中的啟蒙運動等



大思想家的角色，他們所運用的工具不在只是書籍和言論。他們還包括強大的直觀與意志力、判斷力、以及有效的潛意識開發能力，參與在軟體共和國和數位介面之中，帶領著共和國中的迷途羔羊，走過紅海；坐上諾亞方舟。

顯然，依靠知識或者閱讀書籍累計數量而成為知識菁英的道路已經被完全封閉。關鍵的通行證，應該是在各個語言區中，提煉有效的智慧，並且與意志和直觀及判斷力結合，成為一個資訊時代能夠掌舵的決策者。

而這個掌舵的決策者，既是英雄也是先知，如果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一定可以問一個問題，在一個六十六億的人口世界中，我們面對龐大的全球化企業聯盟，以及軟體共和國的包圍下，到底可以擁有多少個新資訊英雄和先知呢？

我們不妨說，每一個社區和每一個社群至少都存在一個以上的機會，只不過這樣的決策者，可以透過其決策力，在社會分工的體系中換取多少物質和酬勞的交換，就無從得知了。

如果要考慮物質與貨幣的交換量，如何巨大的社群才能提供給一個先知英雄般的決策者有尊嚴的存在。那麼，我們就要期待於知識的超人去穿越《千峰台》¹¹，所以，或許要數萬的人口數才能出現一位英雄先知式的決策者之生存機會。

¹¹ 見 Gilles Deleuz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1980). Trans. *A Thousand Plateaus* (1987).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新世代的知識菁英，所可以生存的向度，變的詭譎複雜，他們不再以任何簡單的身份而可以作類屬。

然而，新時代的知識菁英必然擅長於軟體共和國及介面式的存在，相互交往。甚至可以說，他們如同藍波，而軟體共和國和介面就是他們的叢林。

於是，下一個世代的人類出生和接受教育的過程裡，所應該考慮的是：要成為一個軟體共和國的國民、一個技術分工的角色、或者是分析評論者，還是那個苦命的藍波式的英雄先知，除此之外，我們似乎別無選擇。

在這裡，軟體共和國的資本主義梟雄霸主們，如果可以看做是惡靈或者是魔鬼的考驗，而分析師與評論者，就可以看做是慕道者或者是另類的神職人員，只有知識菁英，才是勇於走向上帝的英雄人物。

參、圍牆邊的春天？冬雪？數位文化的便利或者摧殘

後現代哲學家布希亞，曾寫作《晶體的復仇》，並且以一種警示性的方式來提醒世人，數位資訊化的發展可能對社會文化所帶來的破壞，截至目前為止人類社會似乎大多主要在歌頌數位化的成就，而還沒有有效的省思數位文化時代，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弊端，或者是對人類社會文化所帶來的破壞。

首先，由於數位資訊所可以承載的極大化影音文字檔案，造成人類對束縛的曲調、劇碼、詩篇、小說等美感經驗失去興趣，



一切的符碼都只成為電腦上的 byte。在 byte 之外，人們已經很難欣賞到白居易〈常恨歌〉裡的「大珠小珠落玉盤」那種簡單而且擬像的描寫美感；這類手法已接近於消失在我們的大腦中了。我們也品味不到文天祥在獄中「以一氣抵七氣」那種「惶恐灘頭說惶恐，零汀洋裡嘆零汀」的氣概。

這一些素樸的品味，在數位介面之中，早已煙消雲散，因為介面上我們聽不到現代詩人的「答答馬蹄聲」，也看不到希臘悲劇的波瀾壯闊，更弄不清楚王國維為什麼在「眾裡尋他千百度」之後投湖自盡。

讀名著，或者品味秋天的落葉在腳邊的浪漫，那種如詩如畫的切身感動，數位介面上是付諸闕如的，也許有一天，虛擬實境能夠重新細膩的照料人性的需求，讓我們可以簡單的感受到雙腳踏入沙灘並且聆聽海浪拍打沿岸的聲音；也許有一天，虛擬實境可以引領我們走進亞瑪遜森林，去傾聽千萬種蟲鳴鳥叫，甚至是野獸的怒吼！不過，對於科學來說，對於數位資訊來說，這一天的到來，至少在短期的三十年內並不容易見到。

不過，這樣的取代效果尚未出現之際，人們卻已喜孜孜的在享受資訊處理和儲存的便利性，同時間裡卻也嚴重的深受其害。

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最大的危害在於環境的破壞與污染，然而，最大的好處卻在於就業率的提升，人口的發展與增加，科學結構的穩定與發展，乃至於社會結構的安定。



的確，單是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人類社會在科學、醫療、人口、制度上都有了遠遠超過以往三千年的成就，除了大蕭條的幾個時段以外，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所帶來的就業貢獻與生活安適程度的創造，確實具有正面的貢獻。

然而，數位革命是不是也有一樣的效果呢？

首先，我們承認數位革命可以減少紙張的使用以及減少樹木的砍伐，同時電子製造業的污染程度也的確小於傳統製造業所生產的污染總和。

然而，數位資訊的發展，卻迅速而且冷不防的取代掉一批又一批的工作崗位，也取代了一種又一種的人類生活模式。終究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我們所存在的終極追求到底是幸福還是數位？

人們所存在的終極追求到底是工業革命的過程還是福治安康的家庭。如果是幸福作為最高的指標，是不是還要追求無止境的便利性，進而無止境的發展數位介面呢？還是應該思考多一點人性，多一點審美的分享，和多一點幸福的感受呢？

從這裡，就從數位介面的世界裡面得到了兩個取向，一個是同一化的取向，另外一個則是差異化的取向。

什麼是同一化的取向呢？也就是把軟體與介面作為一個無限征服的馬鞍或者是火砲，在人類的文明史上，能跑多遠就跑多遠，完全不思考人類心靈的感受，也完全不思考各種軟體介面與幸福的關係。



於是，軟體與介面，成為鐵血的錦衣衛，而不是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那麼在軟體與介面的鐵血命令下，如同武林盟主的必殺令是沒有人可以不服從的，一旦軟體與介面成為一把利刀，是用來逼迫人類雙腿屈服，那麼人類的災難，如同木馬屠城一般，在短暫的欣喜下，迅速的被晶體復仇而全盤剿滅。

什麼是差異化的使用呢？老實說，有太多的人並不需要太多的介面，就可以幸福的活在人間，就好像如果有人拒絕使用金融卡和信用卡，卻可以很高興的使用著現金，並且很愉快的到銀行排隊提款，又有誰可以否定他的幸福感受呢？

這個意思是，我們沒有理由因為有了金融卡和信用卡，進而可以運用介面交易，而把願意用人與人接觸的提款方式，或者交易方式，或者是鈔票的現場交換方式加以否定。

換言之，有什麼理由否定一個只會使用 email 而不願意使用 MSN 或者即時通，一個只會使用最簡單的 word 軟體，而不會使用任何其他介面的文字工作者。

如果他已經可以滿足他工作的全部需求，人們又有什麼理由可以強迫他一定要參與多功能的視訊介面呢？

所以在差異化的軟體與介面使用的文化哲學思考下，應該照料到每一個人的獨特感受和差別需求，把軟體和介面只是作為被動的被選擇之對象，而不應該讓軟體介面具有主動的征服慾望，更不應該具有主動的征服權力。



最糟糕的是，如果軟體介面開始使得一批又一批的人成為失業浪潮，並且對總體經濟發展也沒有明顯的幫助，甚至形成更巨大的社會問題，那麼人類文明的算盤，可能就打錯了。

九成九以上的人已經拒絕不了了電視、電話、手機、電腦、影印機的使用，它們的到來如同車輛，很難被雙腳徒步所取代。

不過，我們卻見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城裡面的人，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上班族，已經改騎單車上下班，這代表著人類對工業化和資訊化的一種自我篩選和自我檢討的需求，也代表著一種差異化的生活耕耘。

在二〇一〇年的世代裡，至少人們已經見到大量的知識人和勞動者，因為數位化的取代效應，所形成的失業現象。相信如果可能的話，除了少數的不願工作者以外，人類社會都應該追求更高的就業率，並且使人活的有意義、有尊嚴，同時感受到幸福。

然而，試問在大規模的軟體創造後，除了科技新貴跟企業老闆和少數的社會主流菁英以外，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中產階級及中低收入戶者，這樣的數位文化時代真正令他們感到幸福嗎？

所以如果數位與軟體就是世界新的圍牆！那麼，軟體與介面所帶來的果實究竟是春天的甜美花果還是冬天的冰雪呢？



肆、 四、全球化浪潮的文化批判

全球化，伴隨的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代表著市場的無孔不入、消費至上！並且使得消費文化轉身成為上帝的角色，於是使得廣告和偶像具有無限的權威！

一瞬間，企業家和廣告商與偶像代言人，吸收了最巨大的財富或者貨幣。貨幣既代表能量，也代表著一切可使用物質的價格，所以囤積了大量的貨幣在少數人手上。某種意義上就等同於囤積了絕大多數的物質在少數人手上是一樣的。

而全球化恰恰使得世界的萬分之一人士成為世界的主宰者，而他們最主要是企業家、廣告商、偶像明星代言人，並且再加上少數的強權者和掠奪者。

當六十多億人被六十多萬人控制的局面形成後，全球化與晚期資本主義像極了一隻無人可擋的巨獸，無限貪婪的吞噬了人間的物質和各種材料以及糧食。

人類似乎沒有辦法掙脫這隻自己所製造出來的怪獸，人類似乎沒有辦法有效的將多餘囤積的貨幣與物資分享給窮人和弱勢者。

晚期資本主義的貪婪，是無道德的眼睜睜看著弱勢族群活活的餓死，或者是貧窮國家乃至於喝不到乾淨的飲用水。

人們現在所擁有的物質，有效的分配給地球上的人類，絕對足以使每一個人有充足的衣服可以終身替換而不缺乏。



我們所建造的房子也絕對可以提供給地球上的人類完全居住而不會有人餐風露宿。

剩下的問題，就只是飲食的基本物資，以及活動所要使用的能源、電力、交通工具。另外就是意義的開展和價值的交流活動了。

不過，人類的幸運，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網絡和軟體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類可以無限的生產意義，和創造價值。

全球化的商品世界，無孔不入的進入了我們的臥房，和私人領域空間之中，這使得所有的品牌和企業家的權力進入了人們的潛意識世界，並且對人們進行規訓和催眠。於是全球化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¹²狀態的行動邏輯。

例如：我們不加思索的熱愛 7-11、Family Mart，而丟棄傳統的雜貨店，但在差異的文化哲學角度裡，我們可以看到個性雜貨店悄悄的在許多商店街中逐一出現。

這正是對全球化的一種反制。又例如：全球化的速食店，撲天蓋地的向所有國家發展麥當勞、肯德基、摩斯漢堡等知名速食空間，不過同時我們已經開始看到返回都市周圍，或者在家裡田園種植有機蔬菜、拒絕購買速食店的聲浪。

¹² 此處借詹明信中的《政治無意識》，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並轉向集體而使用此概念。



又例如：世界的幾十種化妝品牌和皮件品牌充斥在全球各大百貨商場中，然而我們也見到許多令人幽然神往的風景區和保護區裡已經開始販售原住民或者當地弱勢族群所背的書包或者所製作的背包，乃至於所構成的各種餐飲用具和飾品。

如此我們正可以看到反全球化，正是後後現代和差異的文化哲學所形構的重要內容。這樣的內容同時被兼容並蓄的吸收在網路和軟體的世界裡，意思是指：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同樣的都被接受在網路的軟體世界之中，即相斥又相容。

伍、結語

網路既是一種全球化的現象，又是一種反全球化的工具。例如部落格、既是全球化、又是個性差異化的所在。例如每個單一網站，亦復如此。更有趣的是，沒有人可以翻看完網路世界的每個角落。

然而每一個人又可以通過網路，達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所以這是一個既整體綿延及反覆又差異的所在之處。

不管是部落格或網站，都活生生的巨有個別差異的意識和意志存在，也就是說每一個部落格和網站，都具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A.D 1844-1900)所說的酒神精神和強力意志¹³的顯現，部落格當然不是屬於太陽神的世界，這是一個充滿私領域充滿著夢境的敘述，也充滿了個人的巧思之所在地。

¹³ 見尼采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北京，商務，1991。其中的權力意志一主要概念，筆者認為譯為強力意志較為妥當。



所以，網路並沒有被集體無意識所征服，網路也沒有被消費至上的邪惡魔鬼所控制。

在網路的世界裡，並沒有尊奉消費就是上帝反而他轉向了閱讀和理解至上的智慧追尋。於是，在全球化和網路交手之下，人們就看到一種集體無意識與個別強力意志的矛盾交流，或者說弔詭的交手。

這種狀態，我們把他稱為是人類在掙脫貪婪的慾望之魔的過程。總有一天，網路的成熟足以建構超過亞歷山大版圖的大帝國，而又同時是小國寡民的安適生活。

在這個國度裡，提供給每一個社區缺乏物質的交換作用，在這個國度裡，每個語言區可以以虛擬政府的型態代表各部門的官員，敘述著最完備的理性與感性的組合語言來論述公共政策。

在這樣的思維下，偶像和全球化企業的壟斷，就可能被終止，或者至少進行減低他們壟斷大量物資與貨幣的狀態。終而使每一個世界的網路公民，都能活得既安適又有意義，並且可以體現每一個差異的人生價值。

透過網路，我們竟可以接收到超過一萬個頻道的電視電影內容，如果每一個內容用一分鐘觀看和點閱，也得不眠不休的觀看八到十天以上。更不用說數以千萬計的部落格和數以億萬計的網站，和不斷更新的電子報和電子期刊，以及百科全書。



網路當然可以有效的計算全世界所有的每個單項物資的存量與流量，當然也可以有效的計算每一個社區、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物資與消耗流量。

那麼，實質上每一個城市和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或已經開始建構這樣的巨大運算系統在國際間互相交流，以構成一個和諧的地球生態環境。毫無疑問的這個交流計算，還包括環境與生態和空氣品質的運算。

人類應該向一個全球化運算和資源自我控制、自我節制的世代進行，而不是停留在全球化的消費和全球化品牌的迷戀的文化狀態中。如果上述我們說的計算機制皆已形成，那麼人類就已經站在雲端，人類就構成了雲端文化、雲端運算、雲端通訊、雲端聯絡網、雲端經濟網，在這個基礎之上人類開始建構不被權力支配的自由與個別差異化價值的發展。

至此，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爭議獲得終結，人類文化乃進入新的紀元。



參考文獻

【中文】

1. 孔恩，王道還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1993。
2. 尼采著，張念東、凌素心譯，《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北京，商務，1991。
3. 布希亞，《擬仿與擬仿物》，台北，聯經，2001 版。
4. 洛爾斯，《正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8 版。
5. 海耶克，楊玉生等譯，《自由憲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
6. 海德格，陳嘉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台北，桂冠，1993。
7. 鹿橋著，《未央歌》，台北，商務，1980 版。
8. 詹明信，《政治無意識》，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9。



【英文】

1. Gilles Deleuz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 (1980). Trans. A Thousand Plateaus(1987).
2.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 Continuum, 1994. (1968)
3.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Alan Bass.: pb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1978).

